

自清末以来,伴随着广州的城市定位的觉醒,文化自觉的增强,广州的自我形象建构日益清晰。其中,记录广州、赞美广州的音乐创作逐渐增多,反映了不同时代的广州风貌。在歌声里,从白鹅潭、冼家小艇、西关大屋、彩云追月,到小蛮腰、珠江、白云山、五羊雕塑……广州不仅具体可感,而且表现了一种开拓进取安适自足的城市精神,充盈着广州人的自豪感。

从民间童谣到现代流行音乐,广州的“声音名片”在时代更迭中持续塑造并凸显着独特的城市辨识度,展现了岭南千年商都与国际大都市品性交融的城市形象。



AI制图

从清末民初的白鹅潭、冼家小艇、西关大屋、彩云追月,到后来的珠江、白云山,再到五羊雕塑、小蛮腰,以及当下的嘉禾望岗……

# 在歌声里听见广州

□伍福生

## 清末民初童谣再现 独具岭南风味场景

清末民初,作为岭南文化中心的广州,孕育了丰富的口头音乐传统。此时的广州形象,是文化觉醒中的南方重镇,音乐成为海外华侨寄托乡愁的纽带。《落雨大》《月光光》并称“岭南双童谣”,是广州城市声音的最初载体,强化了本土文化的身份标识。这两首童谣都用纯正广州方言演唱,语音语调极具地域特征。歌中的“西关”是广州老城区的核心,曾是商贸繁荣、骑楼林立的居住区,每逢大雨,街道积水成河,居民照常出行劳作。“阿哥担柴”“阿嫂着花鞋”展现了普通市民在自然环境中的从容与坚韧,体现了广州人务实、淡定的生活哲学。这首歌不避讳“水浸街”这

一城市短板,反而将其转化为生活情趣,展现直面现实的坦然。

《月光光》则以“月光光,照地堂”开启岭南家庭生活叙事,其后的延续版本多达35种,涵盖农耕、婚嫁、教育等主题,反映广府社会结构的多元性。《月光光》在民国时期的广州流传极广,呈现出“一地一版、百变共存”的特点,在特殊历史背景下,《月光光》也被赋予新的意义,展现出广州人坚韧不屈的城市性格。抗战时期,童谣被改编为“月光光,秀才娘,学骑马,学撞枪”,将原本的温情场景转化为鼓舞士气的抗战歌谣,童声中透出民族觉醒的力量。

## 抗战歌曲塑造广州人困境中“顶硬上”性格

抗战时期,广东音乐人创作了大量

以救国图存为主题的歌曲,这些作品旋律激昂、富有岭南特色,成为民族抗战的重要精神武器。

1937年12月,冼星海给母亲写家书,表达自己创作救国音乐的志向,母亲在听了儿子一番话和一首《顶硬上》后,理解了冼星海的人生追求。

冼星海根据广东人的俗语“顶硬上”而创作的粤语歌曲《顶硬上》,表现出岭南人刚强的一面。《顶硬上》的灵感来源于广东码头工人的号子,粤语方言味道浓厚。“顶硬上”再现了广州“市井而不失血性,务实而勇于担当”的立体形象。

1938年广州沦陷后,由广州人何芷(原名何澄超)作词、黄友棣作曲的《怒吼吧,珠江》成为全民抗战之声,歌词“东江在怒吼,西江在怒吼,珠江也在怒吼!”以三江为脉,凝聚三千万粤人收复失地的意志,是广州首次以“英雄之城”身份进入集体歌谣体系。这首标志性

抗战歌曲,选自组歌《良口烽烟曲》(又名《粤北胜利大合唱》),以珠江的“怒吼”为意象,凝聚了“打回广州”的强烈集体诉求。

## 国家叙事谱出工农发展的蓬勃形象

1949年后,广州的音乐形象建构被纳入国家叙事体系。20世纪五六十年代,广州形象的音乐并非仅限于直接描写广州地标的作品,而是通过奋斗精神、市井情怀、文化认同等维度,塑造了“敢为天下先、同舟共济”的城市精神图景。

《珠江两岸稻花香》是广州的演奏家李灿祥的作品,创作于1960年新中国经济复苏时期,公演于广州文化公园中心。乐曲将劳动人民对粮食丰收的朴素情感升华为艺术表达,通过高胡清

亮音色与乐队欢快节奏,构建出集体生产热潮的音乐图景。作品体现了广东音乐的创新与艺术升华,传递出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憧憬。

《织出彩虹万里长》由杨绍斌作曲,通过纺织女工的形象和广东音乐旋律,生动描绘了20世纪70年代广州作为工业城市的奋斗精神与乐观风貌。作品巧妙保留了传统广东音乐风格,展现广州文化韧性,旋律优美而富于激情,凸显广州工业发展的蓬勃形象。

## “南国春早”传递岭南韵味与打工心声

改革开放后,广州成为内地当代流行音乐的发源地之一。20世纪八九十年代,歌声中的广州构建出一幅“南国春早”的城市画卷。这一时期的音乐常常带有怀旧与乡愁色彩,强调地域特性,用旋律传递岭南生活的温润与闲适。

吕文成创作于20世纪30年代的《步步高》是广东音乐的标志性作品,旋律以“335”三音动机象征“步步高升”。1980年,电影《客从何来》主题曲《迎宾曲》以《步步高》为旋律基底,由李谷一演唱,成为广交会与改革开放的听觉标志。该曲在1984年央视春晚播出后风靡全国,是首个以岭南音乐为内核、成功输出国家形象的流行音乐作品。作为《迎宾曲》的作曲者,雷雨声因此创作喜欢上了广州,特意落户广州,后来成为广东省音乐家协会副主席。

1994年推出的流行歌曲《这里的冬天不下雪》由金勇、陈洁明作词,解承强作曲,刘欣如演唱,作为广州电视台摄制并首播百集粤语情景喜剧《陈医生诊所》片尾曲,由广州金春雷音乐文化有限公司出品,叙事内核与广州本土文化高度契合,深刻塑造了“守望相助的广州形象”,呈现“远亲不如近邻”的岭南生活哲学。

陈小奇的系列音乐创作充满了岭南的秀美韵味,由陈小奇作词、李海鹰作曲的电视连续剧《外来妹》主题曲《我不想说》,陈小奇作词、作曲的《大哥你好吗》,表达了对远方热土的挚爱;李广平作词、杨虹作曲的《你在他乡还好吗》表达了南下打工者的心声。

## 岭南文化母体地位 愈发凸显

进入21世纪,粤语流行音乐的繁荣让广州作为岭南文化母体的地位愈发凸显,“地标主题”一度成为广州原创音乐的重要方向。许多作品通过真实的生活场景再现和个体叙事,让广州的城市精神继续在歌声中流淌。

2005年,广东音乐人黄毅成与广东歌手“东山少爷”廖寰推出《唱好广州》专辑,以《广州好》《公园前》等歌曲记录城市空间变迁,引发公众对本土文化保育的广泛讨论。《广州好》开篇“广州好,有好好多好食”,连续铺陈艇仔粥、虾饺、叉烧酥、肠粉、云吞面、牛杂等23种地道美食,将“食在广州”的文化基因转化为可听、可感的味觉叙事。专辑《唱好广州》每首都以一个广州地名或文化符号命名,如《月光照耀羊城》《珠江印象》《长堤1973》,致力于“让外地人听懂广州,让本地人听见自己”。

2021年推出的《鹅潭荡舟》致敬1978年吴国材、蔡衍荃创作的内地第一首粤语流行曲《星洲荡舟》。《鹅潭荡舟》是由邓志舜与麦子杰演唱的歌曲,九时用茶作词、邓志舜作曲,收录于原创音乐合集《听见广州2》中。这首歌以白鹅潭为意象,串联起西关记忆与新老广州人的身份认同,首次以白鹅潭为核心意象,唤起市民的城市水岸记忆。

2022年11月,由广东音乐人邓澄作词、作曲,广东歌手刘莉雯演唱的粤语歌《嘉禾望岗》正式发布,作为“广州三部曲”开篇之作;其后推出的《体育西路》,开创了“地铁站名+城市情绪”原创音乐范式;2023年推出的《永庆坊前》由邓澄创作,刘莉雯演唱,以西关老城区地铁站为情感锚点,延续了《落雨大》以来“以市井入诗”的传统。

一直到今年初,吴欢和海马阿木推出的新歌《嘉禾望岗》突然走红。其实,广州最早以地铁为载体、深入刻画都市生活情感的代表性歌曲是粤语歌《地铁一号线》,由黄毅成作词、肥蛇作曲,“东山少爷”廖寰与邹文正演唱,收录于2007年专辑《唱好广州2》中。歌里英文说唱与粤语俗语“顶硬上”结合,体现了广州人融汇中西勇于拼搏的精神。



宋明辉 美国韦尔斯利学院讲席教授

## 废园

我曾经深深眷恋的故乡城市,随着我的远行变得越来越陌生。每次回家,几乎从不出门,保持联系的不多几个好友也都漂泊在外。好像故乡与我互相丧失了对方,我在这座城市变成异乡客。偶尔,乘车经过一条狭窄的街道,法国梧桐树茂密枝叶后面一座欧式小楼的影子闪过,我在那一刻仿佛看到许多闪亮的事物,穿越时间来到眼前。

新千年到来之后,一个初夏的下午,我陪一位外国朋友到市区湖畔游览,不知不觉间,脚步把我们带进一座废园。走进后才意识到,那是我十一年后再一次走进这座园子。它没有变。初夏时依然是那样浓郁的绿。草木青翠欲滴。长廊的红漆剥落,显得陈旧。那天没有阳光,长廊内侧黑色的石壁上看上去暗哑阴冷。我又看见了临湖的月亮门,再走出去,没有三五成群的少男少女,没人在矜持或轻狂地交谈。我匆匆拍下一张照片,整个园子是空的。湖水一片苍茫。

现在,又过了二十二年了,我再想起那废园有许多人聚集的时候,仿佛已经是一辈子的事情了。那时正是初春,万物生长,时而天空裂开,骤雨刷新世界。废园里有许多年轻人,活泼靓丽的女孩,清秀俊美的男生,他们的年轻肤色透过岁月像闪电一样明亮,远方的雷鸣淹没在欢笑和交谈的声音中。



曹林华 华中科技大学新传学院教授

## 健康不再靠“吓”

说到年轻人的健康观,想起多年前一篇公众号文章让人哭笑不得的标题:有没有办法做到天天熬夜又不会死得太早?

这个标题迅速激起职场牛马们的强烈好奇心,满心期待地点开文章,正文只有两个字:没有。“不会死得太早”是一个恐惧诱导,一代人的健康意识,好像都是这么被“吓”出来的:小时候被大人吓,长大后被朋友圈“猝死”之类的标题吓,中老年后被短视频营销剧本吓,老年卧床后被医院病危通知书吓,然后“死讯”再拿去吓下一代人——“你看这人,天天熬夜不运动喝酒三高唉”,完成一个“健康基本靠吓”的人生闭环。

这个“吓大”的闭环正在被技术所打破,善用健康智能体的年轻人,找到了不“以死吓人”而“以专业服人”的AI健康朋友。一个朋友,最近这半个月嗓子总觉得像卡了团棉花,不疼,但就是别扭。几个回合追问下来,它没给朋友下什么吓人的诊断,而是通过这些细节判断是“咽喉反流”。过去遇到这种情况一般是在网上搜,但常常越搜越害怕,普通的疼痛感受会搜出一堆吓人的结论,解决不了问题却生出很多恐惧。

健康意识基本靠“吓”,本质上是医疗资源很不发达、健康服务遥不可及的产物。AI在健康上的应用,可能是医疗资源的一次普惠性下沉,让普通人身边有可及的健康顾问,就不会被“吓”所支配了。



尤今 新加坡作家

## “游客马”的启示

孟加拉有一道清澈如水晶的河流Volta Gamj,游客趋之若鹜,然而,这道河远离大路,必须在烈日下步行约两公里才能抵达。

马夫牵着马四处招徕生意,来回收费200塔卡(约合人民币10元)。

马夫对我说:“这是游客马啊。”“什么是游客马?”我好奇了。

马夫解释:“这些马儿从小接受特殊训练——只要有人骑上去,它就只会慢慢地走,绝对不会大步地跑。”果然,骑在马背上,稳如泰山。

奔跳本是马的天性,如今这份天性却被硬生生地磨去,只剩下行走的本能。它望着其他神气活现地飞奔着的同类,仿佛在看着异类一般,目光里透着陌生、冷淡,还有一丝隐约的畏缩。

它的小驹也被同样的方式驯养长大,它们将世代代以不同于马的方式生活、生存,它们统统被冠以同一个名字——“游客马”。在它们的眸眸深处,我看见了麻木、呆滞与空洞。

错误的教养会扼杀天赋与潜能,也会塑造扭曲的性格。在不当的训练之下,一匹千里马,最终可能被改造成一头蹩脚的“驴子”。

父母和教师,能不以此为鉴?



杨朝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 重新认识宋朝

《风流天子与君主独裁制:北宋徽宗朝政治史研究》是藤本猛的一部深入剖析北宋晚期政治结构与权力运作的力作,刻画宋徽宗在位期间对君主独裁体制的革新过程及其政治后果。该书对徽宗朝官僚体系、决策机制与权力网络的细致重构,尤其凸显了君主个人意志如何通过制度化途径渗透至国家治理的各个层面,为理解宋代皇权本质提供了新的思路。书中还指出,徽宗以“道君皇帝”自居,将道教神权与世俗皇权深度融合,借“天神降诏”“祥瑞频现”等仪式化叙事强化统治合法性;其设立的“应奉局”“花石纲”等非设机构,实为绕过常规行政系统、直隶皇帝的专制执行工具。这种制度性脱轨,非但未能巩固皇权,反而加速了官僚体系的离心与财政系统的崩解,终成靖康之变的结构性伏因。

值得注意的是,著作并未简单将北宋灭亡归因于徽宗个人昏庸,而是通过制度史视角,呈现出君主观感、权臣群体与行政体系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对蔡京等权臣角色的重新评估,以及对“丰亨豫大”国策背后政治逻辑的解读,均体现出扎实的考据功力与理论深度。

2月17日大年初一晚,广州白鹅潭燃放烟花活动如期举行。万炬烟火同时冲上碧空,一起绽放为巨大的金花,璀璨夺目。

随手拍专用邮箱: ycwbywb@163.com



陈舒云 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

## 上海的肖邦铜像

肖邦是西方浪漫主义音乐大师,也是波兰的文化象征,有“钢琴诗人”的美誉。我喜欢古典音乐,当然也对肖邦情有独钟。

但是,上海有一座肖邦像,我却不知道。大年初四,中学老同学鲁兄约我在沪西中山公园见面,因为肖邦像就在公园里。我欣然前往,终于补上了这一课。

中山公园原名兆丰公园,是上海一座有名的以英式园林为主的公园,已有120多年的历史。园中曾有上海第一个公共动物园,我小时候还去看过老虎。

这尊铜铸的肖邦像屹立在园中一片开阔平整的草地边缘。铜像顶部是肖邦头像,他双目紧闭,头颅微垂,仿佛正沉浸在钢琴曲的构思中,或是在聆赏东方的乐声回响。而铜像的主体则是一组黑白琴键高低错落,颇有气势,也象征肖邦优美的琴声永远在人间奏鸣。铜像前方草地上还斜立着一块大理石碑,上用中文和波兰文镌刻着:“弗雷德里克·肖邦 波兰伟大的作曲家和钢琴家(1810-1849)”。老同学和我绕铜像一周,向大师致敬,又发现在铜像右侧底部刻着一个名字:“陆颖”。我们还在没有一丝云彩的蓝天下与大师合影留念,正好赶上两位中年妇女走过,对着雕像说:“肖邦,晓得,晓得的曲子蛮好听的。”

回到家中查阅资料,始知这座肖邦像高达7米,重达2.5吨,是波兰在国外竖立的最大的肖邦像,由中国留波雕塑家陆颖精心设计。2007年,肖邦像好不容易漂洋过海来到上海,安置在中山公园供人瞻仰。喜欢肖邦音乐的朋友以后来上海,千万不要错过噢。



张莉明 上海《收获》杂志执行主编

## “使萧红成为萧红”

多年前看电影《黄金时代》,台词一出,旁边的女儿就说,可以把萧红的句子这样大规模引用吗?原来萧红的文字在今天,仍然被如此广泛的读者记得。

年初,收到北师大张莉老师的新书《她走过无数人间:萧红和她的文学世界》。想起多年前初读萧红时,那些陌生的经验和真实得令人震撼的细节,及其所营造的痛苦废墟。萧红让人们看见了那些泥潭中的生命,微弱的尊严,构筑了一个独具光芒的文学世界。

张莉把萧红最重要的作品《生死场》《商市街》《回忆鲁迅先生》《呼兰河传》做了四章精彩的研读分析。这四部作品覆盖了萧红短暂的创作生涯中最有代表性的时刻,张莉老师以女性学者独特的视角,也用她一向富有情感的笔,兼具学术厚度和人文温度,引领我们一点一点深入萧红的生命,进入那些故事的深处,看它们如何被讲述。

诸多萧红传记作品里都写到,萧红曾经的两位伴侣萧军和端木蕻良,他们都曾对她的写作进行过批评。在对萧红书简的注释里,可以看出萧军对萧红的写作是轻视的,而张莉在这本书第五章《重读萧红书简》里,按时间顺序一封一封重读萧红信札,真实的萧红浮现在那些信件之后。在书信中,萧红对萧军有依恋有无奈,但也有反驳,更多的是对萧军女性观的讽刺。张莉说她要做的就是:把萧红的声音从萧军的注释中抢救过来,把萧红形象从萧军的话语逻辑里夺回来,“我试图使萧红成为萧红,成为她自己。”



金花绽放 图东田 文郭新国